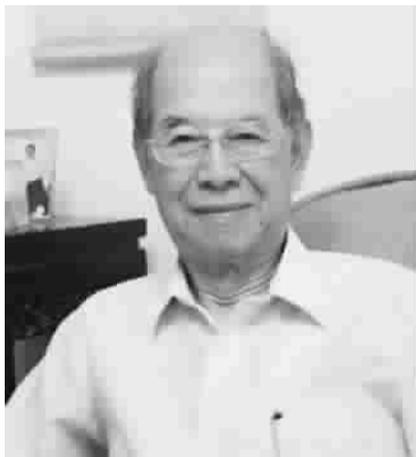


# 国家科技奖励大会 特别报道

2012年2月14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钱滢琬 视觉设计/黄娟

## 他爱发明也爱写诗

——记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物理学家谢家麟



92岁的中科院院士、高能物理学家谢家麟，至今仍坚持每周到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上班。去年，他指导的最后一名博士生学成毕业。谢家麟与高能粒子加速器打交道的职业生涯已逾六十载，他创造的奇迹至今仍被传为佳话。

### 放弃移民美国

谢家麟1920年出生于哈尔滨，194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后，他怀着科技救国的理想，于1947年8月登上赴美的轮船。仅用了四年，他便在加州理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51年9月20日，谢家麟终于等到了学成归国的日子。孰料，船至夏威夷，包括谢家麟在内的八名留学生被联邦调查局带回旧金山，理由是依据美国1918年的一项立法，美国政府有权禁止交战国学科技专业的学生出境。

被迫回到美国，谢家麟先在俄勒冈州立

大学执教了一年，后回到斯坦福大学的微波与高能物理实验室担任助教。半年后，他被实验室派到芝加哥一家医学中心，研制当时世界上能量最高的医用加速器，用它产生的高能电子束打入人体内部杀死肿瘤细胞。谢家麟只有100万美元的经费，登报招聘到的助手只是一名退伍老兵和一位50多岁的机械工程师。两年后，世界上第一台使用高能电子治疗癌症的装置成功问世，轰动美国物理界。

就在成名之际，谢家麟接到美国移民局来信，要他在做美国永久居民和限期离境之间做出决定。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国。

### 注重手脑并用

谢家麟读中学时，课余时间都花在摆弄无线电上。卢沟桥事变后，他自制的收音机成为全家了解战事的唯一渠道。即使在旅行结婚时，他的随身行李中仍有半箱是研制高温真空电炉用的滑石。关于这段岁月，有谢家麟当年写下的诗为证：“一心烧炼人笑痴，满箱密件是顽石。春风蜜月谁为伍，火炭风箱度乱时。”

在写给年轻人看的自传《科学与人生：没有终点的旅程》里，谢家麟坦言，对实验工作者而言，应该注意“手脑并用”。在这方面，他无疑是最好的践行者。

### 科研硕果累累

从在美期间研制成功的医用加速器开始，谢家麟便和一台又一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高能粒子加速器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是新中国第一台电子直线加速器的发明人。

1990年12月7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BEPC)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谢家麟是这项工程的主要领导者和总设计师。

本报记者 董纯蕾

## 最满意作品是下一个

——记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建筑学家吴良镛



他是建筑学家、城市规划专家，也是画家、教育家。他更是为千家万户筑梦圆梦的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吴良镛，毕生的追求是让人们诗意般、画意般地栖居在大地上，让全社会有良好的、与自然和谐的人居环境。

28岁，获美国罗马奖金竞赛荣誉奖；66岁时，他主持北京菊儿胡同四合院改造规划，四年后获世界人居奖；77岁时起草的《北京宪章》，被公认为21世纪建筑发展的纲领性文献；86岁时，他病倒在南京红楼梦博物馆的建筑工程上；2010年，康复后的他重新投入工作，因人居环境科学的成就获颁陈嘉庚技术科学奖；今年，吴良镛90岁了，他依然坚信“我最满意的作品是下一个”！

### 立志修整城乡

吴良镛1922年出生于南京。1940年，他在母校重庆合川二中参加高中最后一门考

试。交卷时，警报骤响，日本的战机突然来袭。考入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后，他在行前默默许愿：“从事建筑行业，立志修整城乡。”

1944年，他在重庆中央大学校刊《建筑》上发表了题为《释“阙”》的文章，梁思成读后很是欣赏，邀吴良镛赴清华协助筹办建筑系。

1948年，在梁思成的推荐下，他前往芬兰籍建筑师沙里宁主持的美国匡溪艺术学院深造。2年后吴良镛获得该学院硕士学位，收到梁思成来信“新中国急需建设人才”，没有犹豫地回国重新执教清华。

### 精心规划北京

建筑界有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凡是到过北京的人，都曾亲身读过吴良镛。”吴良镛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即开始对北京区域规划建设进行研究；90年代中后期又对北京城市建设规划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2002年受北京市政府委托，他把对北京区域规划建设研究的主要成果，如：完善中轴线和长安街“两轴”，强化东部发展带和西部生态带“两带”等，都写进了新修编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青砖、白墙、黛瓦。三层的错落小楼，一片百十平方米的院落，孩子们的嬉戏声，邻里间的问候声，炒菜的油烟味……这是今日的北京菊儿胡同，实践了吴良镛“诗意般画意般居住”的地方。

### 忧心文脉受损

看着许多城市，一幢幢不讲究工程、不讲究结构合理、不讲究文化的“标志性”建筑拔地而起，吴良镛既痛心又无奈。“并不是说不能借鉴西方，我也不反对标新立异。失去建筑的一些基本准则，漠视中国文化，无视历史文脉的继承和发展，显然是一种误解与迷失。”

本报记者 董纯蕾

一位来自德国柏林的“数学爷爷”，一位英国籍的食用菌专家，一位法国医学教授。他们有不同的肤色，说着不同的语言，擅长于不同的专业领域，却不约而同在上海发现了一件能让自己快乐甚至骄傲的事情——做一位促进中外科技交流与合作的“新上海人”。今天上午，他们三位共同站在国家科技奖励大会的领奖台上，代表上海捧回了三只金灿灿的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 德乐思 交叉学科“牵红线”

白皮肤蓝眼睛，头发花白，衣着随便，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计算生物学研究所有位可爱的德国老头：读起书来，手持放大镜在厚厚的书中一页页摸索，眼睛“贪婪”地紧贴上去；生活在中国，吃食堂、听京剧、爱读中国历史书，心中的偶像是中国明末数学家、天文学家、农学家徐光启，清明节还会去徐家汇的光启公园“扫墓”。他就是上海生科院计算生物学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 Andreas Dress，中文名叫德乐思。

Dress 教授早期是一位著名的数学家，曾因创立了利用图论研究周期拼砌(periodic tiling)的方法而名扬世界数学界，后来兴趣转向计算生物学。2005年，时年67岁的 Dress 教授受中德双方的聘请来到中国，组建并领导以新兴交叉学科——计算生物学为研究领域的合建研究所。在中国的5年，他远离亲人，心系中国科学，开展了广泛的国内国际学术交流。

建所之初，Dress 利用自己的学术声望和专业影响力，组织近10次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国内外近200位计算生物学及相关领域的知名学者和专家来到中国开展学术交流，并快速催生了一大批科研合作项目。在他的带领下，研究所在 Science、Nature Technology 等杂志上发表了100多篇SCI文章，在由国际顶尖学者组成的学术委员会评估中，受到高度评价。

走进 Dress 教授的办公室，书桌上台29英寸的显示屏显得很奇怪。原来，酷爱科研的他曾因眼底出血几乎丧失视力，为了便于处理邮件和文件，特意配置了一台大大的电脑显示器。探讨起学术问题来，聒声中外的大科学家从不摆谱，邮件一定及时回复，学生有一点努力就要表扬。他还乐于给大家调制家乡红酒，然后一边往嘴里扔花生豆，一边聊科学。难怪所里的年轻人喜欢称他“我们所的外国老爷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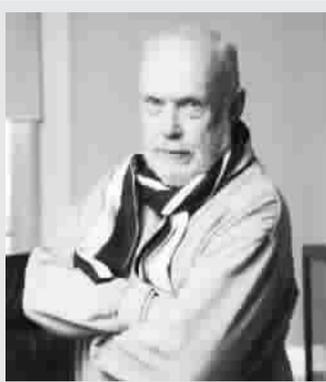
2010年，退休离开中国时，“老爷爷”特意带回去一套仿明家具，“希望坐在德国家里也能时时感受中国风格，就像回到了自己科研生涯中的第二故乡——中国上海。”

## 巴士威 “推销”中国食用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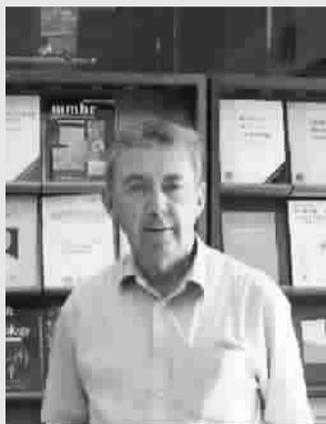
中国是一个食用菌生产大国，自1986年开始中国食用菌总产量一直位列全球第一。但我国不是食用菌强国，科研和技术交流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曾经十分有限，比如灵芝、香菇等是我国数百年来一直在使用和生产的食药两用菌，灵芝、香菇、灰树花的英文名称(Reishi, Shiitake, Maitake)却是日语音译。我国在食用菌新品种选育、特色栽培模式、基础研究方面不乏优秀的科学家和科研成果，但鲜有在国际舞台上展示。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上海市农业科学院与巴士威教授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食用菌青年科技人员开始走向国门。巴士威(John A. Buswell)教授是来自英国的国际真菌和食用菌研究领域著名专家，现任世界食用菌生物学及食用菌产品学会秘书长。2003年，巴士威被正式聘为上海市农科院客座研究员，放弃了在英国舒适的生活和良好的福利保障，长期在上海工作。

# 科技做「媒」 洋专家乐当「新上海人」



德乐思



巴士威



戴宇阁

在巴士威教授的鼎力协助下，世界性食用菌大会——“第五届世界食用菌生物学及产品大会”于2005年首次落户中国。他积极推进我国重要食用菌品种香菇、草菇和灵芝等基因组测序和蛋白质组学，全力在国际上介绍中国食用菌科研和产业情况，成功推荐我国食用菌人才走向国际舞台。同时，还邀请大量国外知名食用菌工厂化专家来华交流，有力提升我国食用菌工厂化生产水平，使更多中国食用菌产品技术走向世界。

## 戴宇阁 育“桃李”成绩斐然

戴宇阁(Hugues de Thé)教授，1959年1月出生于法国，在巴黎圣路易医院血液学研究所任职至今，曾获得多项肿瘤学界的奖项，并历任法国国家健康和医学研究院(IN-SERM)科学顾问，法国癌症研究会(ARC)主席等多项职务，长期以来积极参与和推动中法科学交流与合作。其中，与陈竺教授领导的上海交通大学瑞金医院上海血液学研究所取得极富成果的科研合作，成为中法在医学领域进行开创性合作研究的成功范例。

在十多年的合作过程中，戴宇阁教授为中方培养了许许多多的医学研究高端人才，如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陈国强教授、瑞金医院朱军教授等，其中还有两位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一位获中科院“百人计划”，一位获教育部“长江学者”，是国内相关研究领域的重要科研骨干。而在白血病发病基础和临床治疗分子机制研究方面获得的丰硕成果，使得现在急性早幼粒细胞性白血病患者能够受益于上海和巴黎灵鸽血液研究所的合作成果，绝大多数患者可以治愈。

本报记者 马亚宁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照片)